



平妬小序

4265

夫妬者滿腔皆殺機也包蘊諸毒叢干一心伏弩藏機見影卽射懷刺挾刃遇勝卽鬪妬名有十傾危也忮懽也憤張也賊害也矯誣也讒毀也兩舌也訟爭也讐狠也克貪也爽非妬也晝直相代營構不息總歸于攘奪一念耳不攘不奪不妬矣仁德備衆德妬惡亦備諸惡也諸惡顯顯可坊也妬惡隱隱必中矣諸惡淺淺易釋也妬惡浚浚必危矣諸惡發發如其惡而止妬惡發發無煖類矣人知遠惡不知遠妬人知惡人爲惡不知妬

人備衆惡人知陽善陰惡不知妬惡極陰無陽也一切惡心皆從妬起一切惡事皆從妬造或曰妬者無徒矣余曰妬者無親無尊何止無徒無親是無父兄也無尊是無君上也故曰妬者滿腔皆殺機也龐子平妬切中人情深入肺肝妬者讀之泚然汗出妬病其瘳矣乎

江東崔湄序



七克卷之六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平妬第六

妬如濤起以怨平之作平妬

妬者何人福之憂人禍之樂是也妬者傲之密侶相求不離計念人惡訾毀人非幸人之有灾凡此諸惡皆妬之流也

他情雖大可鎮於內使不著於外雖傷心德未必傷身安惟妬情一起目瞠面黃唇顛齒切言猢手鷲體寒

神憂。通身皆顯。妬形。皆受妬害矣。經曰。妬者必不享其命。而先以憂終。

色擗加曰。真福益公益美。且曰。爾有吉祥善事。而無伴侶同享之。尙不足爲福。妬者反曰。福益私益美。與其得伴侶。寧無善事。西土有兩人。一甚妬。一甚慳。俱聞於國。國王賢者。設計以探其情。召謂之曰。任爾所求。我皆聽爾。先請者予一。後請則倍。兩人各遜居。後欲倍之也。王命妬者先。妬者諦思曰。願正鑿我一目。此何意。王言倍必倍。王命先不。敢不先。已不得倍。福寧。

令人得倍禍。鑿已一目。易人兩目。深于妬矣哉。

人有他惡。其心節然甘之。而後從之。盜有財貪。淫有色貪。類然。惟妬恚爲憂愁。恚爲痛苦。了不受樂。而人猶從之。何哉。人從他欲者。以目前暫樂。易死後永苦。從妬者。以目前重憂。并死後永苦。故曰。妬者有兩地獄。生一。死一。死魔爲掌戮。生妬自爲掌戮。

妬惡於怒。人先傷我。我則怒之。我怒由彼。惟妬一情。恚出我傲。恐人以德福勝我。而願敗之。

他人福樂。妬者視之。與己之禍災等。故昔賢遇一善妬。

者面憂色黃問之曰爾遇不快事抑他人遇快事耶
巴辣多曰我願妬者具千耳千目使視聽衆人之德
福而憂無已焉。

妬人者恒欲勝人其自視也勝萬萬人不爲樂不能勝
一人爲不樂也多勝人之樂不減一勝已之憂夫妬
者人在上妬其上人已等妬其等人不已若又妬其
或已若也盡人讐之獨居無朋上鬪不循于理外鬪
不容于人內鬪不休于已雖全得世間所爭羨愛者
亦爲天下無福人耳

妬惡於吝吝者忍弗能予亦不計人予妬者自不肯傳
達其福又不喜人傳達之天主以賜爲心故美好吉
福恒願傳致人其念至公故不計人善惡日月均照
霜雨均潤妬者喜人凶憂人吉以奪爲心惟願天主
顧已棄人慈已怒人豐茂于己吝嗇于人與天主正
相屐焉天主至公故至善妒人至私豈不至惡乎仁
者愛慕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己故見人凶惡如己
凶惡痛憫欲拯之見人德福如己德福則悅樂而讚
美天主爲諸德福之原且愈愛其人故以人德福爲

已德福。妬人不然。見人福爲己禍。見人禍爲己福。自有。人亦有不爲福。自大。人亦大。不爲大。自有人盡無。自大人盡小。乃爲有爲大矣。故以人之德福爲己禍。厄勒臥略曰。妬人者。以人光自闇。以人樂自憂。以人善自惡。以人安自病。以人生自死。悲哉。夫憂樂好惡。同者爲友。惟邪魔甚惡人。吉喜人凶。妬者悉與同之。不亦魔之徒乎。經言。天主謂其徒曰。爾能相愛人。乃識爲我徒。邪魔謂人曰。爾能相妬。則徵爲我徒。夫魔雖妬。妬人。不妬魔。妬者。如其同類之人。不已甚乎。

傲情雖大。遇讓則止。怒心雖甚。值謙則息。貪念雖深。得財暫輟。諸如此類。尙爲可救。惟妬不然。忌人德福。故隨人德福。與爲滋長。爾愈忍。妬爾能忍。愈謙。妬爾能謙。不及喪爾德。滅爾躬。不獲息焉。夫妬人財物勢位等。可退舍以止之。若妬人之善。孰肯自喪己德。捐己命以救其妬哉。

榮之實。功德而已。智者厚其德。豐其功。榮名自隨。故他人所有所得。不羨亦不妬。妬者願得榮名。而無榮名之本。故其求榮。惟欲辱人以榮己。抑人于下。自抗其

上塗人以濁自居其清。臨深爲高。損人自益而已矣。他情雖惡。其牽引人作害人辱己之事。未若妬情甚也。昔賢友數百人。遁世脩道。中一少年甚盛德。名曰巴孛。有妬其德者。欲伺隙讎之。不得。則以所業簡冊私投其室中。於衆會時。佯亡其書。主者異焉。令二長年偏覓之。得諸巴孛之室。衆益異之。或曰。作此污行。向所爲德貌焉耳。巴孛不辨。亦不承。惟跪而求救。主者依法罪責之。斥不與會。浹旬日。妬者自謂得計。快甚。邪神忽憑焉。盡道其前事。衆而後服。巴孛之誠德也。天主亦賜焉。以誠德之徵應。蓋衆共禱祈哀。此妬人免其患害。不得。巴孛控首請之。邪神去之。鄙哉。妬人也。不能以真德自伸於人。上圖以假惡屈人於己下。竟不能逃天主降監。而善人之德名愈彰。己之妬惡愈顯焉。蓋盛德令名。皆天主之恩。妬者忌人有之。是忌天主授之。故爲天主所惡。目前每亟罰焉。微獨死後永罪矣。

惟妬至愚。謂其不諳情理。不明損益之類也。若妬人形福。則富貴安樂。人有之。不奪我。人失之。不必歸我。矧

妬者欲損人益己。人未必損己。無不損。妬何爲哉。若
妬人才德。則才德路甚寬。舉世之人同入焉。皆容各
取焉。皆滿。彌散焉。彌長。辟之于燈。以一燈燃千百燈。
分光愈多。本光不少。是才德在人。爾能取之。曷禁于
爾。才德在爾。爾能分之。曷妨于爾乎。妬何爲哉。

戒計念人惡

善人者萬人之鏡也。對照已惡而去焉。如貧人遇富。以
富對照。遂見其貧。妬者不喜思人善。不於人善求照。
而於或細缺或微污處視之。是破鏡也。昏鏡也。得自
見其醜乎。不惟不照已醜。且彌益妬惡。如藥火。以水
爲薪。愈灌愈熾。如鴟鳥。以日爲翳。愈明愈昏。

凡人以心揣事。如以玻璃觀物。日光從玻璃出。無物不
似玻璃色者。心從仁出。無事不受仁性。心從妬出。無
事不受妬性。故仁與妬。俱如猛火。草木遇之作火。金
石遇之作火。試仁人見人善。必信之。見人惡。必解之。
卽有惡形。曰彼貌然實有惡徵。曰意未必然。意惡矣。
曰是偶然。至不可柰何。曰彼豈迫於勢。我當之。且甚
焉。是者見人惡。亦動我仁。何論善。如蜂然。花雖苦辛。

取之作其。妬者不然。見人惡。嗤之。見微過。以爲重罪。見人善。必疑之。或曰。貌然非真。或曰。偶然非堅。或曰。勢然非常。是者。見人善。亦增我惡。何論惡。如蛇然。花雖甘。食之作毒。卽德真實堅甚。妬心不已。必屢勉。尋求。曲處一肖善之惡。以浮之。謙謂卑下。忍謂怯懦。勤于修。謂飾德。廉于取。謂釣名。簡嘿者。謂愚鈍。明辨者。謂浮誕。正直者。謂亢厲。慈凱者。謂柔靡。莊敬者。謂矯飾。和霽者。謂委隨。好施救人。旣謂妄費。少施節用。以自給。又曰。吝嗇。蓋心猶準也。度人猶度垣也。以正準度垣。彌正。彌累。彌堅。以邪準度垣。彌邪。彌累。彌危。故以妬心度善事。人愈增善。我愈增妬。妬逾增。德逾傾。他人善惡。最爲難斷。蓋事之善惡。原本心意。心意如目。目明。全身明。目闇。全身闇。不先照心意之邪正。安能正斷事之善惡乎。夫人心秘藏。非天主無量之鑑。不能窮探之。故其真偽善惡。獨天主能悉審。而正判焉。聖經曰。未至其時。勿先斷人事。竝主來時。照幽隱中蓄藏。宣露諸心之擬意。乃各得其讚美於天主也。故凡以外貌微跡。輒斷定隱惡者。皆僭天主之大權全

能傲罪孰甚乎。經曰以善爲惡者與以惡爲善者天主俱甚惡之。爾一見惡象遽決其惡豈能不誣而以真善爲惡哉。偶或不誣而事情未明輕必人惡獨非罪乎。夫人以平心決斷人事猶患多誣何況妬心極能翳心目不使見真僞乎。

夫是人善矣。爾以私憎視之遂惡試以移之乎。交爾復視果惡否。或以私忌視之遂惡試以移之本身爾自視果惡否。且爾偶見人一不善其貌雖肖其意未覈曷能遽決真似乎。卽真不善矣。反視己之多且大不

善而曰我不忌己之多。慨忌人之一。可乎。或問一賢者曰。嘗動我心思人過惡何故。答曰。爾惟不熟於觀己而已。昔數友同居修德有犯罪者捕致大德每塞求判其罪。每塞持囊沙負之行人問故。答曰。此我罪也。我罪鎮我未能盡識之。盡除之何暇判他人罪乎。加當西國名君子也。有妬者曰。加當暮夜恣食飲。曷爲君子。則有解者曰。加當旦晝勞勤心力綜理國事。爾何不聞乎。見夜影不見日光。爾目不病乎。一加當也。妬者獨見其細忽以爲不足爲君子。不妬者并亮

其無遑休憇之故。以爲不失其爲君子。西有近達襪爾者。誠德人也。見人貧則曰媿哉。我安得輕世如是人也。見人富則曰媿哉。我安得守德如是人之守財。見婦女盛服修飾。則泣曰。媿哉。修心悅天主。安得如是人。修容悅世乎。生平如此。洎死。兩目爛爛如星。其友恠之。思其故。忽聞有聲曰。是。人生乎見人。未嘗不以爲善於已。夫惟生之目。獨受善。故死之目不受暗。

戒讒言

契理瑣曰。思人污行。污其心。言人污事。污其口。如竊人污物。而以示人。爲辱人耶。辱已耶。造毀者如豕。置足焉。卽置口矣。豕入名園。芬香不采。清泉不濯。美景不顧。獨汚泥是甘。是安焉耳矣。妬者見人好德高才。多能可讚。可效。厭問之。厭聞之。有隱過微疵焉。則津津聽之。汲汲叩之。汎汎洩之。積于心神。噓于口舌。如其惡氣而發矣。毀人者如蛇。面之畏而避。背之進而噬。蛇曲行。毀人者亦然。始作好言。掩其妬志。以取人信。訖加惡毀。污人

善聞。

毀之害甚于盜。盜損財物。人所甚輕。毀損善名。人所甚重。又重于地獄。地獄斃死人。惡人毀人之口。不簡生死。不擇善惡。并斃之。

邪魔誘人于惡。人未必徇。卽徇亦不能使之明行。必也闔然藏匿。不使人知。害止其人。可謂未大。造毀者掩人之顯德。使人疑之。不復慕之。計人之隱慝。令人見之。又惑而從之。則邪魔所自成也。小。詭造毀者之舌。而大害尤廣。尤宜避之。故百爾納曰。毀人者虐於毒蛇。

蛇蛇一齧傷一人。毀者一言傷三人。已一。聞者一。受

毀者一。是故覆邦家。疏友朋。離昆弟。開父子。皆由讒言。聖經謂造毀者曰。其齒兵箭。其舌利劍。又曰。兩舌之人。必負大禍。每構亂相合者故也。又曰。屏放作毀者。而諍訟自息。

愚者中懷讒言。如犬傷于矢。矢不出不能休。故聖經勸人曰。爾偶懷傷人之言。必使消融于內。勿畏裂爾腹而吐之于外。

厄勒卧略曰。吹灰者。自汚其面。迷其目。毀人者。自汚其

心。闇其靈神。又曰。欲昇天者。必不誹謗。誹謗者。必不能昇天。

讒人者。設坎以陷人。而屢自陷。一賢寓言曰。獅子爲百獸王。一日病。百獸來問安。獨狐未至。狼遂獻讒曰。大王病。我輩皆至。狐獨否。誠可恨。狐狸適至。聞後言。便進問疾。師子大怒。問後至者何。狐狸曰。大王疾。百獸徒來。一問安。于大王疾。曷瘳。小狐則遍走求良方。頃得之。卽來。何敢後。獅子大喜。問用何藥。曰。當用生剝狼皮。乘熱蓋大王體。立愈耳。獅子便搏狼。如法用之。詩曰。豈不爾愛。旣其女遷。

毀人有七端。無故而露人陰惡。一喜聞。二無故而傳傳。而增益。三誑証。四不許陰善。五消明善。六以善爲惡。七其害俱等。

善人照世之燭也。燭不無煤。剪之則明。人雖大善。不無過失。大主縱讒口。噬之以剪其煤。以增其光。故手剔煤者。燭加明。手加黑。讒善者。人加清。已加穢。

一賢者見重於王。備極尊貴。偶出。遇一貧者乞施。賢者命施錢曰。我旅人也。不願錢。願收我。我卽無以報。冀

幸天主佑公。異日或得當尺寸之用。未可知也。賢者
竊哂之。命館穀焉。久之。賢者益尊寵。大爲同列所忌。
謀共閒之于玉。曰。某之寵于王極矣。無厭。今且謀竊
國。奈何。王未之信也。則又曰。來日某見王。王試語之。
欲棄國家。入山脩道。以是嘗之。彼利王之去位而已。
輔幼主專政也。惟恐王去之不果也。必極口贊決矣。
彼不利王之去而沮王。臣言則誣矣。夫抵西國賢玉
多有謝世人道者。度彼賢人必爲王願之。故設此謀。
竊慮無不入也。翌日。王如言。賢者果大喜。力贊決之。
王以爲實。勃然色變。口不言。心遂欲圖之。賢者覺耳。
目可疑。未解其故。歸而思之。乃悟。必有譖於王者。謂
我利王之去國矣。憂懣不堪。又無自白之理。適貧者
見之。問故。賢者實告之。貧者諦思曰。白此不難。今公
禿冠服。衣道者之敝衣。悉家資散於貧人。以朝將從
王而行。王必釋然矣。賢者果以是往。王見問故。對曰。
昨聞大王欲棄國家。入山修道。臣甚喜。願從王行。已
散棄家業矣。請問行期。王大悟曰。爾真盛德。忠良彼
言者皆媚嫉譏誚人也。悉重謫遠竄之。經曰。陷于自

作之寔。妬人如是輩者衆矣。

戒聽讒

經曰。憂面息讒言。如北風散雲雨。蓋聽者厭聽。而言者喜言。無有也。爾聽者喜聞。卽被謗者喜誦。故百爾納曰。作毀之罪。與聽毀之罪。孰重易辨也。假令見犬食生人。能逐不逐。能救不救。與率犬食人。何異。爾聞讒。以正色可防。以貞言可止。不防不止。顧且傾耳聽之。俛首銜之。更端審問。以導之。豈不重于毀之罪哉。造謗者慎勿聽之。與爾言人過。與人言爾過也。譬之販者。以他貨售此方。轉以此貨售他方。

契理瑣責讒者曰。爾道人善。我當開耳承爾美。膏爾毀人。我則蔽耳。不堪受爾穢汗。又戒聞毀者曰。爾試思。不獨在道人。或于爾過時。撓動其氣。爾不掩鼻過。切責之。且速避之乎。穢氣觸鼻。猶速散在空。讒言貫耳。注心。乃至虧損在德。切責速避。宜更甚焉。有數友同修德者。一少年遽欲辭去。老者問故。答曰。某毀我。弗堪也。惡信然。答曰。或告我其人素長者。故信之。曰。然則不可信矣。果長者。弗女告矣。少年悟曰。是

矣。非彼毀我。是人毀我。

法蘭濟途遇乞者。愍欲救之。不得。爲泣下。其徒曰。是者徒身貧于財。心或甚富於物欲也。奚恤焉。法蘭濟輒責之。令解衣衣之。曰。爾以舌傷其心。宜以衣保其身。聖者戒人毀言。深切如是。

訾人者。急責之。訾爾者。切勿怒之。并宜感之。曰。彼惡我。欲辱我。故毀我。非我猶且難堪。何況感恩哉。曰。彼實讐爾。其所施。則益友事。爾曷獨忌其心之惡。而不感其施之善乎。爾而澁不自知。遇明鏡。則照而去之。計

鏡王。讐爾愛爾乎。爾果有是惡。彼辱爾。令爾能改歸

善。爾亟宜謝酬之。爾卽無此惡。亟自反思。豈無他惡。加以重刑。亦宜忻然而受。况忍逆言之微罰哉。是故爾宜勿論有惡無惡。苟有意作德。欲臻至善。路莫徑於堅忍人訾。故賢聖大德。其喜遇讒言也。甚於世人喜遇讚譽。誠知忍讒言之益德。善體天主仁愛故也。法蘭濟常曰。是人譽我。是推我以墜。是人毀我。是迫我以遷。有毀之者。則致謝曰。譽我者。非識我。惟爾識我。故讒言比颶風焉。颶風小舟遇之。覆。大舟遇之。行

彌疾。至彌速也。讒言小德遇之。艱然忿怒。故覆大德。遇之。屹然勝受。忻然喜樂。故進於德。彌疾臻於至善。彌速焉。

西有聖童女理都。或妬其德。訾毀之。聖女時厚醜焉。或問故。答曰。天主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爲其已得天國也。我修德欲行至天國。彼起我。我當厚酬之。

仁愛人 七罪宗各有對治。如因病用藥。忿與妬俱有憎惡。一情病本相似。無愛一德。可兼治之。故系諸乎妬之後。與熇忿通焉。

天主所惡罪。莫過于妬。所喜德。亦莫過于仁愛也。微獨本德爲天主所喜。是德所在。諸德隨之。經云。仁必忍。必慈。必不妬。不傲。必不妄行。不復讐。是德不在。諸德俱虛。似而實非。經云。雖盡洞徹天徹地之奧理。以至悉測未來。仁乏。無所得也。雖稱述天神。及諸聖人之言。仁乏。猶鐘磬而已矣。雖盡施我財。以養貧者。捨身當大苦。仁乏。無益于我也。故天主真道萬端。總歸愛慕天主萬物之上。與夫愛人如己。二者而已。愛人之

命天主自稱我命示其至要無比也。

聖若益既耄不能多言。怕用相愛二字勸其門人。習聞者頗厭之。問何故。都無他教。答曰。此天主親命。獨行之足矣。夫此道有四善。愚智俱識。至明也。一言可盡。至約也。貧富賤貴。少壯老病。悉能行之。天主云。我命不高不遠。在爾心中。至易也。聖葉落泥曰。相友愛正我儕大益。天主又陳宏報以酬我。其慈無涯。至有益也。

夫水敵火。與他水合。獅殺衆獸。不殺獅。同類之鳥羣居。羣飛。凡諸不靈之物。無不和其同類者。矧靈人哉。天主初造天地。特生一男一女。爲人類。公父公母。令人相視如昆弟。不相妬憎傲慢焉。况天主衆人之大父。大小人悉其所生。養愛育之子。大父所愛人。子曷敢憎慢之。經云。衆人之大父不亦一。爾何故輕嫚憎惡。爾兄弟乎。故敬愛者。衆人相負之責。雖怕還。亦怕負。相愛之德。甚益我也。人孤則負。谷則勝。西有國王集衆。子大漸聚之。命牽一馬至前。令長子握尾。駢齊拔之。力甚費。竟弗得。已更令幼子析而漸拔之。輒盡。乃戒

之曰爾等愛合。卽有大力。不能勝爾。爾分雖微力亦負焉。得愛我者。則可以與彼言。如與爾言。不亦樂乎。人實友愛其福祉功德。智能財力。皆相通焉。其得焉。故獨所不能恃愛我者。則能之。友愛之德。天主所賜。非以助惡。乃以輔善。孤德不能自進。其塗自造。其域恃友愛之德。乃能進造焉。有罪不能自悟。改聽愛我者之勸責。能悟改焉。古賢有言。無友愛之德于。人猶無日于世。無日黑白。不別無相愛之友。善惡不見。世樂悉亡矣。夫福分則增。禍分則減。爾遇樂事。無愛爾者。樂之如爾。則爾樂孤。故微遇憂事。無愛爾者。憂之過爾。則獨當。故重友愛之德。視人如己。故遠者邇。貧者富。病者愈。死者生。

人相愛有三。其一習愛同居同業。同情同議等。相習生愛也。是者易聚易散。鳥獸亦有之。縱不惡。固非天主所責。我愛人之德矣。其一理愛。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愛。任卹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備。世變是故。恒求己所愛人。及愛己之人。此人間之事。爲愛也。私爲德也。微惡人亦有之。亦非天主所

責我也。其一仁愛。仁者視人爲天主之子。與己同性。故愛之而願其得福。孰爲福。生時能識天主行實德。死時升享天福。則真福。大福也。仁者先自真愛天主。轉以天主之愛愛人。故望人識愛天主。以享生死真福。冀改諸惡。脫永殃。若他福無妨于此。福望之。否則惡之。是謂仁愛。乃天主所責於我焉。若以是相愛者。真友也。非除貪妬。傲淫。諸惡情。非心契于天主。真道實德。雖合于外事。弗能得焉。故聖亞吾斯丁云。爾不愛造人之天主。不能善愛天主所造人。泉上出。易下。

愛天主者。易愛人。仁者之人。愛原于天主之愛。天主之愛。又愛育于人。愛如衣。取熱于身。又自保身熱也。世之人。猶一全身焉。經云。衆人共成一身。故人皆相與爲體也。其相愛。且如人身之百體焉。身之百體。各有尊卑緩急。百體所營。亦有勞逸貴賤。第各安其位。各從其職。卑者不凌尊者。不嫚無者。不妬有者。不驕。故足不求爲首。首未嘗輕足。目不聽不妬耳。目能視不驕耳也。體各營其業。不私受其益。諸體共受之。如目視。謂人視。足行。謂人行。口食。謂人食。心明。謂人明。視。

行食明之職。各體分任之。其益一人全享之。仁者安于性命。不妬不慢。所得所知。不吝傳達。猶眾人公得公知焉。已亦非已。乃人焉。

一體所得。必分于他體。諸體共得焉。口食胃化。自留所須。餘則分於他體。他體亦特取所須而已。留者過多。決非其益。乃徵疾耳。仁者愛人如已。得財自留。所必須。有餘。知是天主所賜。以周貧者之乏也。靳固之。猶竊諸貧人焉。故弗敢自封。以取罪也。

一體苦樂。諸體與俱。苦樂。仁者視衆如已。故苦樂禍福。悉與人同。經云。與哭者哭。與病者病。與樂者樂。合于衆。以化衆。此之謂也。所施于一體。則以爲施已。故足痛。則口伸目泣。迨得醫而愈。則面悅身輕。口頌讚之手。恭敬携持。酬謝之。仁者視人得施。猶已得之。經中天主曰。爾施于我小者。則施我也。色擲加亦曰。非爾損益。亦我損益。我與爾愛。固非真愛矣。凡爾所遇。所得友愛之德。令我與爾共遇。共得。是故爾與我。無私吉。無私患。俱共得焉。

各體先顧身之公益。而後顧已之私益。故體各自當害

以抹身害小體亦自當害。以免大體之害。如手臂寧自受傷。免首傷也。此體爲彼體所傷。不忿不復讐。仁心至公。視衆之安。重于己安。故不辭入患。以抹人患。知君長代天主治民者也。故違君上之義命。猶違天主之命。若爲君而以義委命。猶爲天主委命。不謂患乃大幸矣。

經中天主自云。爾愛人如吾愛爾。此則我命也。夫天主之愛我何如。天主之愛至正直。不待我先愛之。而後愛我。乃先自愛我矣。非先受于我。而後授我。乃先自授我。仁者愛人。非視人愛己。與否。而自先愛人。蓋知授勝于受。愛人是我德也。愛于人非我德也。人德也。經云。獨愛愛爾者。惡人亦能之。僅僅若此。蒙何報于天焉。天主之愛。無所冀。非望己益。惟圖我益。非望受于我。惟欲自授我矣。仁者愛人亦然。愛人爲人。故獨圖人益。非圖己益。色搦加曰。計益我而愛人者。益在愛在。益盡愛亡。若此者。非仁愛人之道。而殖貨之道也。夫友愛者何意乎。非謂其共相與委命。共相與赴難。共相與費財殫力也。智者恐友愛之德廢墜。因索

友以建立之。非欲病而得慰我貧而得周我患而得拯我者也。乃欲得我所慰其病。所周其貧。所拯其患者矣。不然。友愛非德。乃利我愛人。非愛人。但愛我矣。嗚呼。今人愛友。猶愛梯焉。欲攀高物。升高處。方索梯。負之雖重。不釋也。既用。置于室隅。不復顧之。不顧尚。可。或藉其力。反復害之。日攝氣成雲。雲成遂掩日。故曰。智者愛人如友。愚者愛友尚不如人也。

天主之愛。至清愛人。則愛自所造善性。惡人所造惡罪也。仁者愛人于世物之上。于天主之下。故不因物犯

人。亦不因人犯天主。經云。人之實愛。不令爲惡。爲友而行惡。豈足辭爾。惡人相友。愛之緣。則德行而已。爲友行惡。則德亡。德亡。友根已亡。友誼。苟自存哉。故友愛人之德。于人則禁求非義之事。于我則禁聽非義事之求。天主之愛。非虛言而已。實行也。仁人亦然。經云。我子。勿獨以舌愛。以實行愛。今之愛。舌大。手小。不亦怪。實愛在心。不以實行顯。無以驗實焉。故曰。實愛不知息。在心。必大著於實行。不著于實行。必不在心矣。

天主之愛。恒且毅。仁人亦然。於友不妄取。既取不妄棄。

妄棄友者其愛非仁德也。孩童之暫情耳。經云。舊友勿輕棄之。新友必不如也。新友如新酒。久而享其美味。今人視友如花。喜其鮮。何哉。

人所當愛有四。其一。天主也。人愛所趨向美好。而巳萬物之美好。天主付與之。故悉聚於天主。其美好踰于萬物之上。無量無際矣。夫天主萬物之大父母。萬物之初造。後存。悉賴天主無方之慈。能保護之。其惠又甚大。須臾不能離之。其可愛也。豈涯際所窮。言說所喻哉。

其二。我也。我者。非我形軀也。我靈神也。善愛已者。必重靈神之德。輕形軀之樂。若愛形軀。似愛已。實惡已也。惡形軀。似惡已。而實愛已。經云。愛其命者。失之惡。其命於今世者。保之於天上。無限之命。此之謂也。其三人也。愛人者。恕而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天主所謂愛人如已。是也。愛人如已者。則先已而後人。爾不能正已。而欲正人。過愛人矣。貪妬傲淫諸情。不能無諸已。而欲無諸人。豈非愛人惡已。援人沈已哉。爾欲愛人如已。須先知愛已。聖亞吾斯丁曰。爾先知

愛已許爾愛人如已。未知愛已恐壞人如已也。爾自愛已否乎。必曰愛矣。誰自憎者。經中天主云。爲惡者自憎。自爲已讐也。則爾既愛已。必不行惡。爾欲爲惡。而愛人如已。則亦愛人爲惡。如已以邪愛壞已。及所愛如已之人矣。故既不知愛已。且勿愛人如已。不改愛。必須辭友。欲壞特壞已也。

其四。則本身也。愛本身。則猶愛役奴。欲其供事靈神。而輔之爲善。若愛之過當。則自僭爲主。而溺爾于萬罪矣。慎哉。

人無不可友愛。第所擇爲密友者。宜有二。宜無一。宜有者。一謂智友情極能相染。結友者非先相似。必後相似。故智者之友。必智。愚者之友。必愚矣。二謂德友無德。則交友無根。故速毀不能久存焉。宜無者。一謂忿怒。經云。與忿人勿結。忿人如棘樹。近之者必受刺也。結交雖固。忿火能遽焚之矣。二謂驕傲。真友必平等。傲者欲在人上。不堪與人等。豈能爲真友哉。經云。有驕。必有侮。慢侮慢至。友情悉喪矣。

友德中所宜備者九。其一。則心相和。一是一非。一愛一

惡也其二心相通真友其心盡傾於友無所遺焉爲友者心既無私意悉相告語事悉同擬議焉其三行惠報友之惠不可操衡宜如沃田受一還百但勿過爾能及友之力故與友宜揣爾所能與友所能當勿因益友而損己勿因過愛而害友其四勸責人孰無過爾爲真友見友過勸責之第勸毋佞諛責毋侮辱如明鏡醜直示其人亦弗怨之勸友勿視其所喜聽惟視其所宜喜聽經云以其言僞語其友者則布網于其足前也色擲加曰友之過必須破之我不傷之不愛之我勸責效與否未可知也與其不言失友誼寧言之無效矣亞歷山西國大王也聞一士有盛德大智結爲密友同居數月無所勸責王謂曰我人耳豈無罪過爾不見不智見而不我責阿矣非我所望也遽遣之亞熱西老西國王也非怕責其過者弗聽其譽謂見過責我其譽必實見過不責譽言可疑矣其五於友不求非義爲友不行非義人愛在前友愛在後故爲友不可害人爲友不可讐人古有兩友其一求行非義之事一弗聽彼怒曰爾不聽我爲爾

友何益。答曰。爾求行非義。我聽爾。非爾損友乎。但事有爲友可爲之。爲已不可爲者。爲友爲之。合義爲已。爲之非義。是在智者。可與權也。其六。患難不忘棄。經云。真友隨恒愛。又云。友貧不忘情。友富乃可與俱享矣。其七。不露友秘。經云。露友之秘意者。卽失信。非弗能得心合之真友也。其八。隱友惡。經云。掩惡者。索友其九。友所求卽予。經云。友求。爾能予卽予。勿言來日子。

七克卷之六終

策息小序

甚矣西士之好學也。惜時有鐘誌。刻有晷寐。而將興有鐸以醒之。宵而就寢。有默以告之。乃至朝祀晝考儼乎其若臨。若翼也。晦明禪復。確乎其自規。自證也。如是進德如是。修業真有惟恐失之之心乎。彼亦學吾孔子之學者耶。何其似也。曾公好吾孔子之好者耶。又何其類也。嗟乎。爲山。掘井。要於有成。鼓之舞之。使民不倦。蓋自吾義皇孔孟氏垂訓。至今所以策天下後世之怠者。至矣。盡矣。乃龐子復引申而觸類言之。緒可思而意可繹。

此非言之無補者也。語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未有坐而至於焉者。果有良馬鞭影一息千里者乎？即不煩策可矣。如其蹇乎疲乎負乘而竊銜乎？逐水草蹈禾稼而傷人物乎？似此類者，即操箠而時刺，痛策之咄，何傷哉！

江東崔曄序



七克卷之七

西海耶穌會士龐迪我撰述

策怠第七

怠如鴛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怠者何？德行之厭憂也。恣諸欲，自誘不能善，無恒毅，須暇閑遊多寐，皆其支也。淫慾饕餮盜竊妬嫉戲言浪笑惡謀訓誹諸情，皆其流矣。

凡物或無生無覺如日，或有生無覺如草木，或有生有覺而無靈如鳥獸，或有靈而無德如凡民，或有德如

聖賢皆是策我怠激我勤也。日無生無覺。當開闢之初。天主命之。晝自東而西。夜自西而東。日終古不違。不息也。今日盡日行。明日復然。聖亞吾斯丁謂修士曰。日已興。爾尚寢寐。使日能言。必曰。昨者我勞疲於爾也。今我作。爾息耶。不媿歟。

有生無覺之物。如草木。草木者。初生微眇。竟致鴻鉅。或經寒暑摧折。風雨飄搖。或采掇華實。剝斲條幹。迨至其時。芽葉華實。宛然如昔。且有如焉。未嘗怠于本事矣。觀其眇末。孰信鴻鉅。睹其孳藏。孰信鮮茂。然而不

覺致然者。積漸故也。夫物固未有忽然。民極者。凡大事嘉績。天主不欲忽成之。必繼之艱難。事成彌艱。人視之彌重。守之彌謹矣。亟成者弗良。良者必弗亟成也。獸逾大。孕逾久。成長逾遲。致大者。蔑弗小。致安者。蔑弗危。怠者。豈不頓墜。不績成大美第。并其欲。且不欲之。將不行而至。不鬪而勝。不滌而淨。不造而成。不求而得。豈能就哉。欲行德者。必遇敵讐。必遭窘難。若爾勇者。遇艱苦。增膽力以勝之。可也。事惟初難。稍習則易。剖核之堅。食仁之甘。是以世間善事。非中心優

裕強毅者。悉不能成之。矧克已積德。攻天國最難事哉。凡害成事者。莫心亟若也。語曰。歲克一欲。夙致心淨。心亟者。不能徐歛。漸積。尙未肇始。輒欲見終。亟造弗獲。自諉不能。因生怠棄。事全廢矣。

意西鐸。西國名聖也。少年好學。而資性魯鈍。以爲憂。俄視井幹堅石。縷跡甚深。自謂曰。石性甚堅。縷甚細。以積漸能深之。雨滴無力。密落鑿石。我性雖鈍。恃天主之祐。祛怠執勤。豈不能練精之。以此一念。痛自激發。漸致盛德。大學當世莫或勝之。

有覺無靈者。如蟻經云。爾怠者。蓋視蟻。蓋思其道路。法其智慧。無王。無師。無帥。夏時知歛。藏夏後之食。夫人情長。老師。禪幼。以爲辱。矧微蟲耶。聖經令師。蟻者何。蟻行。悉足。愧怠者。爲勤敏者。儀也。夏時收藏。示不失營業之幾也。先備異日之用。示遠慮無匱之智也。爲物微眇。取義于謙。愈謙愈智也。棄浮蕤。取精粲。稱其淨潔粹精。能剔實虛。棄取之也。羣蟻相助。示其實行仁愛。非虛言也。往來不絕。示其恒毅。作業不息也。嚙穀之芽。俾不萌生。朽壤視能。豫絕險幾。誦人克已去。

私無滋蔓也。陰時匿穀示無益之時。歛藏德美以避
失墜也。晴時曬曝示有益時。顯明其善德用以觀化
衆人。令讚事天主也。身負道在。示其慈愍不辭勞罷
也。其收共用。示其公共不貪不吝也。蟻行若此全美
矣。其行之也。無主帥可從。無師傅可習。無刑戮可畏。
無賞賚可勸。我儕有本性之靈可用。有天主之默牘
可據。有先聖賢訓箴實行可聽從。有地獄之永殃可
畏。有天堂之永報可望。而頽然自廢坐失。今世積德
立功之幾。不思將來之患。不欲當日下暫時之微勞。
以免身後永世之苦。不甚愚哉。經云。怠者。爾寐何時
止。臥何時興。暫臥暫寐而貧匱輒迄。如郵置窮乏。逮
汝如嚴裝之士矣。蓋言怠者。若內若外。德財俱乏。今
世後世窮匱速至。有速如郵置不能避之。且復強至
如嚴裝介士不能敵之。

世之人。勤敏於俗事亦甚足媿我之怠于天主事也。世
人勤名利。圖安樂。靡所弗至。不惜勞苦。不計歲月。至
其行德致道。事天主。遇微勞輟之。遇他務奪之。非甚
暇本欲廢不能。營他業之日不舍之。商賈梯航遍山

海蹈水火走天際。逃貧趨富求以護命。因而失命者甚衆。度海之舟。九沈一浮。彼九者不足懼。沮之。此一者顧足誘動之。以大勞致微樂。以微樂又屢致永年之苦。殫竭既久。得聚財。忽死。遂不獲暫享之。我儕以微勞能致永年之樂。費一而得萬。力微功鉅。勞暫享永。尚懶營之。彼就死而勤且樂。我就命而怠且厭。彼勤於損。我怠於益。不甚羞歎。聖亞吾斯丁云。吾能激發一切修士之心志。令愛重永存之命。安猶世人愛重暫且速過之命。支甚幸矣。人之人情。與其失命。寧失其所由存命者。與其富而速死。誰不擇爲。西而且生。疇聞此時。渡海可不死。而須暇之。疇語之。欲不死。須營業造作。任勞歷苦。而不甘心爲之。天主所命遵行。以得天國。常命永安。其功力微。且易造。而我惰從其命。猶不謂怠乎。

古今聖賢德士。事天主。建功積德之勤。敏勞苦。敵邪感之勇毅。甚足警我怠。勵我勤也。凡聖賢修德者。皆日敵邪魔之誘惑。煽惑。忍小人之忌妬。謗誹。誚譏。當疾病匱乏之患。克性欲。不從己之勞苦。及天主之嘗試。

輕世俗。食飲薄陋。少眠多醒。少笑多哭。痛自刻責。仇視其身。謝世娛樂。輕身命。重道德。恒泣悔所犯過。羞媿所未行善。故實修之士。其勞苦無輟時。經云。凡欲以仁心事天主者。必受苦難窘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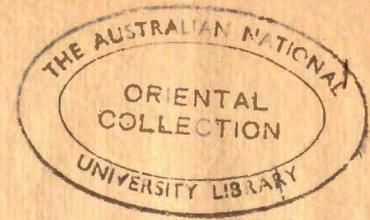
中西罷爾西國。有大臣甚富。僕役千人。國王寵異之。但王甚信神佛。此臣甚信天主。不相入也。王強之。荷天主禮敬神佛。不從。曰。臣今日不忠天主。明日安能忠大王乎。王大怒。籍其財。褫其爵。置於溷室。使守鹿駝。奪其妻。嫁廝養卒。竟不爲動。爲天主安然忍受之。越

數年。國王偶過。憐之。還其舊職。榮福倍昔也。王曰。我厚遇之。若爾。必若我命矣。又強之如初。臣輒解其寶衣。捐之王前。曰。爲此衣也。以棄天主。臣必不能。臣還王衣。王還臣鹿駝矣。王益怒。復廢之。

上古有大王。納部郭者。實有傲德。於京都中。範黃金爲已象。定期日。令都下士民。萃於象設之地。樂作。皆伏。抑投地稽顙。一如彼國大祭之禮。此意直以天主自待。恐國人不盡從也。于笏作大窠。熾火其中。有不如命者。遽投之。國人莫敢不從。獨達尼亞納亞雜。三少

年盛德之士弗聽也。王召問故。答曰。我輩天地人物之主。衆所宜最尊者。惟天主而已。大王爲此。正僭其尊位。罪大矣。臣不敢從王之亂命。王何恠焉。王大怒。曰。我命投於火筭。誰復爾救耶。答曰。恃天主欲得拯救。縱不我救。亦不敢從王。干僭天主之命矣。王遽命投之。竝入大火中。行立自如。身體衣服悉無燬焉。王甚異之。自承其罪。後毀其象。設依歸天地大主。虔誠敬事。且命自今以後。屬國臣民。皆歸依奉敬之。聖賢敵難之勇。修善之勤。忠于天主。道力堅固。若此矣。與今稱修道德士者。遇微窘難。小阻險。遂廢然而忘于道德。違天主。星淵哉。

生人至寶。無貴于時。凡物皆不可爲我物。獨時實爲我物也。怠能奪我時。豈細故淺害哉。經云。我子。爾時勿付之酷仇。謂空費其時者。用之非義無益。心德之事。皆以其時付于人。仇之邪魔也。夫時爲重寶者。何故物少爲貴。時已過不可返。未來不可求。惟得目下此微息耳。不甚少乎。况物無有疾過迅行如時者。旣過百年。一刻埒焉。將來之時在前。人視之最長。旣過而



在後必視之甚短矣。且雖百歲之壽，以死後無限年視之，尙未足一息。况爲長哉。物價貴賤，且愚識此物者，若聖賢德士，皆視時爲至寶矣。色擲加曰：知時時近死，而以一日之時爲可論價者，豈智哉。昔賢每聽定時鐘聲，卽反諸已曰：天主定我生期，今復過一時矣。以此念自策其怠，激於善行也。且勿論聖賢德士，惟論地獄中受難人，使可望得在世時所妄費片時，以悔改其惡，求赦之，以免彼所受永苦。雖盡易諸世間珍寶，盡受世間諸苦難，必以爲甚易。大樂矣。今人所賤莫過于時，不計時以營事，惟求事以消時，惟不悟罪惡須改，善德須行。天堂有大報，地獄有永殃耳。哀哉。色擲加云：縱年歲甚長，非甚畜用之，必不足營所當營之業。矧侈費之以營悖德之事，無益之學哉。故畜財小人之罪，畜時君子之德也。

古賢自記云：一日默思死後之事，忽聞人聲，最悲問之爲誰。答曰：地獄中受苦之靈神也。所負苦難甚衆，獨妄費生身之時，至爲痛恨。此念苦我最甚矣。天主賜我時以行善，改惡建功，可並聖賢天神于天堂，可免

此大苦於地獄。我悉空費浪用之。今欲得片時。萬萬不可得焉。嗚呼。彼冀望而不能得之。我輩得之。弗知重之。妄用之。盍畏異日欲用而不能得乎。得重寶。棄置如礫。既盡失。乃識之不亦晚乎。經云。凡爾手所能爲。卽爲之。爾所奔赴。瑩域無功。無智無計也。

夫時悉天主惠爾。終身用勉事之。尙不足。矧卽用之。以行非義。悖主命。哉。聖百爾納曰。時刻慎勿輕費之。虛言虛行。時蜚不還。天主所賜。以行善建功。虛費之。天主必嚴鞫。致罰焉。職業盡心力爲之。猶不足。矧怠於今日之業。須暇之。并他日之職業。並圖之。反足乎人之命。時刻而已。失時者。失命也。生也者。逝世之道。年歲愈長。道愈短。盡用之事。天主行實德學正道。則以今世之命。續身後之命。命永永不旣矣。怠於善者。身後之命不能享。今又妄用其時。故天主奪之。如栽樹者。久待不實。必曰。此久妨地矣。不摧之爲薪乎。是以怠人者。今世與後世之命。并失焉。

夫成就萬事者。恒毅心而已。怠能奪之。故事敗功滅。前業悉廢矣。海舟經歷險遠。及岸而沈。向者之勞。全歸

無益也。人之功德善始。未善也。善終。善也。終身之榮。不勝一卒日之辱。一卒日之辱。足勝終身之榮。終年之惡。足消于一末日之善。終年之善。足喪于一末日之惡。一生之業。孰爲急。非終日之業乎。事不竟。微獨。德棄功耳。辱乃滋甚焉。爾躬室工半而止。不令人譏曰。此夫能始之。不竟之乎。經云。凡柔折於業者。與自毀其業者。兄弟也。何也。柔者。業未訖而止。以與自毀業。曷異哉。怠者。行而不底。種而不獲。戰而不勝。食而不飽。勞而無成。邪魔誘人於他惡。必或陳列實其以爲餌。乃能鈎致之。怠者。否。無繩而拘之。無鑄而扞之。途平無阻。視皆荆棘矣。獨以虛怖之影。自局焉。無警而待畏。莫逐而空走。故屢被克於無有之敵也。

人怠者之心甚分。故其願慮事業。不能恒久如一也。覺御心有微勞。則遺之。隨欲肆游。無顧焉。譬如海舟。舟師寐而失舵。隨風行動。無刻可同。怠者之心。業欲和于一。猶膠破瓦器。不得堅固。隨復散焉。爾欲爲勤德士。先須遠惡。就善。次縱事不惡。須離小就大。次縱事善。須離多務。一者何。天主也。色擲加云。凡如意不

如意事皆以不平心遇之。則輕心之旗耳。終日一額
生平一面者。正智也。特務一而止者。甚美矣。非大智
疇能之。我儕無不怠。故多變。昨日所識人。今日尚誰
何之。兩日如一者。鮮矣。爾修道欲試實有所得。視爾
合已與否。視今日之念與昨日之念異同與否。安者
不移。倏積倏毀者。倏改方爲圓。改圓爲方者。明徵大
道不固于善也。醫方云。始服有效。進用之。必瘳。日誓
新善不如守已誓之善。毅然進于所始之善。天主之
惠也。日易方。正邪魔之計。奪心之恒。毅及德行之益。

耳。君子慎擇擇而得。務握固恒守之。勤修之士。豈惟
定心於一業。亦宜定身於一所也。身不定於一所。心
難定於一念。一願矣。怠者不能奮然克己。以致心安
而易處求心安。正猶身疾者。易處而求愈。祇益疾耳。
爾求安在易心。豈在易所。諸所自携。易所終在。何益
哉。今此所累爾者何。令爾舍彼所易。此所者是也。非
謝心所居而安焉。豈能致爾樂邪。行方以消心任。而
心任以搖易。更重也。譬舟中物。定在者爲累。微傾倚
無常者。展轉積聚。使垂沈焉。爾所由易所者。病故耳。

以數易所顧增病能除心之病隨所皆安樂矣木數
移不茂方石自安誠德自靜定身於一所正實德謚
心之印證矣是以欲知此人安樂與否勿問其所何
如惟問其人何如。

既定身所又宜謚肆獨居色榻加曰爾問何當亟避余
曰衆也吾實知我性靈薄弱出時所獲旋時未或全
存也先所已靜有所復滄先所已克有所復旋嗇淫
酷傲諸情皆尤深惟居於衆人中故耳鮮德未固於
道心須別異之於流衆矣人之情苟衆所在則超越

而從之視人之淫吝皆大有所害素靡好燕樂之友
漸消我勇毅富隣煽我貪縱令心淨交一惡友必染
其惡况衆所衝逆之心又何如乎爾非效法之必憎
怒之兩者須弁避焉勿因其衆而效之亦勿因其異
爾而憎怒之也走通衢者必觸多人或俾隕越或尼
其行或點污我衣交于衆者疑碍必多或招尤或虛
我所望或阻所之或遲所得事悉非如意也。

經云治其地者飽其食徇其閒者居其貧又曰怠者曲
手而斲其肉曰與心苦而兩握盈不如一噉而靖安

也。怠者不欲以微勞求得所須自贍。而以饑渴消其肉。猶自食其肉耳。國有敵寇來攻。人寧恒鬪。不其屈服。怠者無勇以敵邪魔之惑。適欲爲苦。而以曲從邪魔之誘感。屈于諸欲爲靖安。豈非諸罪惡之奴哉。夫閒暇。怠惰之密侶。諸惡之母也。邪魔邪感穢欲之鴿也。鳥生以飛。人生以勞。造物之主。鳥傳之兩翼。人傳之兩手。一也。飛鳥弋人。何慕焉。棲乃援弓射之矣。水沸。蠅去之。溫且寒。則就之。流水生嘉魚。潦水生蛙蛇。室曠易污。罇充於美液。惡者莫能人之萬物盡然。人營業時。邪念無所自入。故邪魔去之。暇時乃就而煽惑焉。傷其心命。虛其功德。亡其天報矣。聖協落尼曰。使邪魔來時。怕遇爾營業。古賢有言。務業者。特有忌勞。一邪感而已。閒居者。邪感百種。并來攻之。瓊奪馬中西國。上古名城也。天主嘗降火。悉燼其人物。聖經解所致此大殃之緣。一爲飽飫。一爲閒暇。被阿小國王也。遇數人閒居。招之曰。爾儕無穀以種乎。無牛以耕乎。我與汝。勿肄閒也。或問故。答曰。以遏其邪心。何者。居多暇。恐有惡謀亂略也。語曰。人無所造。則學造。

惡故閑人惡人。一也。辣則德國法。凡惡事根究無主名。游閑者當之。一以令人勿閑。一以示習閑暇者諸罪皆可疑焉。

怠者好閑。又耐閑。故以閑爲樂。復以閑爲憂。既樂且憂。遂蕩於萬欲。經云。怠者手不欲作業。故終日戀欲。目欲視虛事。口饕食飲。舌好多言。耳貪讒誹。體戀淫慾矣。夫閑者必致匱乏。恣慾必須厚費。詎能不流於貪婪竊盜哉。又必恣寢寐。其寐非作業致疲。乃閑厭飽飫自廢耳。故非勸者所恐之席。乃死者所藏之棺也。經云。營業無論食多寡。其寐必甘。富者之飽不使寐矣。夫耳目口鼻皆節于聽視食。即寢寐亦節其中。念象亦清潔矣。怠者之耳目諸官皆恣於行。其寐中之念慮形象能無穢污乎。

或曰。我事甚繁。無容刻暇。而邪念穢欲不獲衰止。何故。

曰。世之煩勞。天主以爲甚閑。明目人。不見實理。謂之瞽。世之智慧。天主以爲愚。煩勞於世事之人。天主以爲至閑也。譬諸兒童。以竹爲馬。泥爲室。跨馬造室。自視甚勞。不獲閑人視之。不甚閑乎。凡造作事業。非向

于天主及顯天主之榮名及身後之永命。非益已。德乃益他人之德。雖世俗以爲大事急事。真智人視之亦皆兒童跨竹之類耳。矧天主及天神乎。人天主與人與術。所須視者三。其一善也。善業雖多。但以克人欲修正道事天主。務豫備身後永年之事。至爲急也。其一有益也。務閑事以除閑。不甚可笑乎。能消此日之憂。致此日之樂。未遽爲益業也。業旣畢。此遺益于心。德增我實學。乃足爲敵閑之益業耳。其一不奪心也。內業者本業。德士瑩精圖之。其于外事。借心不寄心。卽務外行。無傷內心。怕懷向天主。向道德之真慮耳。雖息於外務。不已於善慮。謂之寧謐。弗謂閑暇也。此則息於外務之爲至務矣。聖亞吾斯丁云。獨暇者能識天主。非懈怠之暇也。靜謐之暇也。智者知心力愈析愈微。愈無專。故怕圖減外業。以增內業。聖百爾納曰。我獨居時。乃最不獨何也。獨居則寂於外務善慮。道願益密。益純。我心怕借天主。詎獨乎。夫邪感粹至。抑我心門。此時敵之。其去甚易。更增功德。次則稍向樂之。未從也。此時未成大罪。不免爲過失。

矣。下則喜而從之。乃成大罪焉。勤者甚急於守心。邪感至門。輒閉不待。輒力敵之。邪欲如燖。偶爾一發。輒撲滅之。不及于熾。故我此心。反爭于邪慮。邪欲也。怠者不守心門。心門恒闢。邪感一至。輒入。覺其險。乃始敵之。甚遲矣。勞若既倍。勝負莫必。如敵至門。輒閉拒之。防守則易。竅既入門。圖欲敵之。其不尤難乎。巨不在巔。安置甚易。既始崩墮。後欲止之。不尤難焉。是故怠者之心。犬罪難免。縱或不犯邪念。穢欲將必甚稠。過失甚多矣。

夫怠者之害。遲遲遷善其一也。經云。勿遲遲歸依天主。勿須暇。竅其怒。輒至行罰。曰。壞爾矣。人壽之期。悉由天主。非人可爲。怠者須暇爲善。姑諉於異時。似彼年壽。天主悉託令典司之。聖百爾納云。愚人未來之時。天主既不令爾自主之。何故豫妄分排。如屬爾物乎。所賜時。妄用之。以得罪於時主。而尚望其長。爾望不甚虛耶。蓋尤畏其速絕乎。經記有八甚富。一日自謂其靈神云。我靈神業聚得大財。足多年之用。今靜矣。食矣。樂矣。或聞有聲曰。愚人哉。今夕取爾命。爾所備

誰得之。故經曰。爾不知爾主來時。爾恒便候之。不宜乎。色搨加亦曰。爾不知死刻何處候爾。爾處處候之。不甚寧乎。修士先竟其路。而片時。竦死期至。則善矣。恒備以待死時。死時雖忽至。不爲不虞也。我曹生命大半空消於須臾。是以當事業中。而忽屈死矣。

亞爾色。古名聖也。天主賜之冥觀世人之情。初見一人盛水于壘。壘此入彼出。纖悉不存。天神解之曰。是爲行善于此。造惡于彼者。善行所積功德。旋以惡行毀敗之。次見兩人。橫抱一長大木。欲入天主殿也。而爭

先。莫肯後進。並不能入焉。示做人者。皆不能入天堂也。次復見一人。採薪累積之。旣積。欲負以行。覺力不及。姑置之。復採而益之。天神解曰。此則怠人之邪情。罪惡甚多。覺今難克難改。姑待來年改之。而其間又益他罪。增他惡。後欲改。不愈難哉。故明日一言。正鬼魔之言也。爾有惡未改。有善未行。立時肇業。成功甚易。須後更難也。何者。一罪之重。必垂心于他罪。今日不能明日安能久成若性。習慣自然。疾老難瘳。惡舊難竄。溺罪彌深。主祐彌絕。主怒彌重。行善彌遲。疑碍

彌多。罪惡注心。怕有所害。心力日衰。心明日昧。心欲日恣。心記日鈍。累年重結。非大勞不釋。積歲順欲。非大苦不脫。宿負能卽償。而須異日者。明徵不肯償也。事能卽行。而須暇者。是明徵不欲行耳。

夫善德之修。特其初難。其難也。亦非德難之。我性邪情難之也。稍務克己。邪情漸融。德路日開。德行日樂矣。蚤年修詣者。情欲之根。尚爲未拔。擢之甚易。爲善享樂。尤永久焉。壽命甚長。愈宜善也。爾藏酒愈多。愈願其嘉。不幸而敗。愈多愈惜。蚤年爲善。事天主。則以爾

最強美奉天主。主益嘉之。厚報之。幼壯回過。老髦而後思善。旣廢于世。始思循德。則以清美奉世事。魔以查滓奉事天主。語曰。一往千里。一返千里。久離于道。非久難還。幼壯年之行。悉背德違道。老髦不能行。時欲卽還之。曷能迄歟。壯年行惡。而行善推遺于老時。猶得珍器。將貯美液。先且多年。用貯穢污。不甚愚乎。色擲加日。修德宜如行路者。出門遲非疾行不諳也。夜臻旅館。諸便悉乏。夫移樹矯幹。調馬治疾。初敵涉酒。諸凡及時須作之事。稍待他時。必廢之。小樹易移。

細幹易直待既成長而後思移之矯之非妄耶。教老
馬藥痼疾待敵入城岐之酒既酸而沛之。不甚遲乎。
涉大海者知順風將至。又不知何時至。卽于未至時。豫
備所用物可也。待既至。揚帆振舵。乃始備之。不晚耶。
防敵者待敵既至。屬甲礪刃。得不受傷。將朝王。竝登
座而製朝服。能及見王哉。備死後永年之事。生人至
急矣。豫備者爲大智。死期已至。靈神欲行。邪魔來肆
攻。天主蒞聽訊鞫。始求正道。行善備德。克惡悔罪。祈
天主。豈不甚難哉。善營事者。事急先之。事緩後之。心
德及身後之事。最急矣。最後之。可謂智乎。

近死之時。阻碍尤多。身之疾病。楚痛。妻子之依戀。世事
之別離。所犯罪惡之畏慮。死後訊鞫。及永殃之怖懼。
皆擾我心最深。臨終之時。邪魔之攻伐更堅。心慮更
昧。歸善改惡之意。豈易至哉。况人隨所種。必以是收。
生種罪惡。死時收靜慰。至難矣。生恣世樂。死後收安
樂。必無之理也。生忘天主。死天主便忘已。生時憊忽。
天主死時。天主必簡忽之。經中天主自云。我招爾而
爾逆我。輕忽我。勸責爾。死我亦笑爾。灾禍倏至。爾求

而我不聽矣。是以自下期暫徇欲享世樂。而後棄世
勤于修道。以是天堂者。譬猶猛暑際。行路者。逢樹蔭。
赴就之。解囊暫憩。稍寐。當速行。不覺迄晚。不寤。此時
奔走入城門已闔矣。
敝國一商人。鳩聚數載積財甚豐。或問何法致之。答曰
非義之財。不使入我門。今日所能造。不待明日。目所
能造。不委他人。也能用此三箴自修。必於暫時可就
大德矣。

今世人甚勤于俗事。甚怠于善德。其故有三。一則心無
主可敬從。一無道可履蹈。一無罰可畏。無賞可望也。
何謂無主。天地有宗主。人能識之。敬事之。即善有所
趨向。有所據依。故行大小善之根。悉在信識天壤中
有主。虔誠奉尊之。萬世聖賢行道德之箴。以事萬物
真主為本。欲行善而舍此真主。善無根本。似而實非。
或則微眇。無報于天矣。人心無主。如天無樞。舟無舵。
進退無度。行動淆亂。無準焉。故不識真主。正為諸惡
之根原也。經曰。愚者云於心中。天地無主。遂朽腐。甚
為可恨。無有一為善者。

何謂無道可履蹈。夫正道必出于天主。亦自趨向于天主也。弗知所從出。所趨向。安能知道乎。夫生人之亟務。莫如求正道。爾娶妻求賢女。買田求沃土。百凡世物。世務。亡不求精良。盡其靈智計畫。不辭勞苦。不惜時與費。冀得之。獨求道。即否。無論善惡。不辨正邪。輒取之物。有真贗。盡意求真道。更有邪正。何不盡意求正焉。市賈物。則失微價。循偽道。則失天主。失真德。失天報。失功勳。而終必不免天主之怒。受永年之殃。所失孰大乎。

何謂無罰可畏。無賞可望。邪魔者我輩之劇寇也。其計慮所向。全在喪人德。淪人於罪惡。其所用籌策。至酷者。在令人誤信善德。身後無應報罪惡。死後無罰殃也。聖協落尼曰。我輩皆勤慎於小事。怠惰於大事。所以然者。惟不知實命實福所在也。聖經記世人言曰。人與獸。至竟如一。兩者之勢均矣。凡物絕息之理。一人也。人無加於獸。皆以上搏掬而成。卒歸於土。誰知亞當天下宗之名。子之神。上陟而獸魂下降。世人誤信此言。故恣於萬罪。怠於諸善也。見罪人犯科。不見即受罰。

故曰天地無主。爲惡無損。不覺天主之待。不亟罰正。爲其弘量大慈。不急行罰。待我悔改耳。非全不顧。不罰也。夫德非大勞。不修。人欲非大苦。不克。應報之望。增力以勝苦勞。此爲修治進德之途也。除應報之望。更有何法。以勵衆善。警衆惰乎。工人負繩墨斧斤。游行於市。問曷不作務。必曰。莫我鳩矣。居貨物。問此物曷不售。必曰。我待價也。人游閒。不務德。怠于克己。惟誤謂作德。克己有大勞。身後無報應之價。故沈溺怠荒。視忍受作德。克己之苦勞者。顧爲狂愚也。

世有智者。魔或不能令信德。行無身後之應報。則又設一策。誑之曰。行善而望酬報。此非德。乃利矣。爾行德。不冀酬報。不尤精美乎。此言似高遠。引人進於至德。其實使人離於實德。誘人恣行諸惡者也。何者。行德爲德。此物此志。洵美矣。第非聖人弗及此也。卽聖人之行德也。其大意悉爲天主爲德美。亦何嘗不望於死後之報。况衆人乎。非望益。安能策怠。當行德之苦。謝隨世之樂。非畏害。安能去惡。克己哉。今信有主有報者。猶難勗于精修。况去主去報歟。是以德行所忌。

惟世報之望而已。以德望報於世。德性遂虛。此真非德。乃利矣。若天堂正爲衆人之本鄉。永命之所。天神及聖賢之境界。人昇之能見。天主之本體定於善。不能受害。凡人心所願美好。悉得于此所。天主生人。令行善者冀望之。願得之。求就之。正大德耳。而反以爲利。真邪魔欲令人溺惡。怠善之誣語耳。

夫邪魔陰網非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絀于此。曰。死後天堂應報。縱實有我。弔勉于善。必昇受之。今何必論有無。何必信望之。余曰。有天堂之報。真爲善者。勤心事

天主者。必昇受之。但不實信。果有而望受之。必不能事天主。爲真善矣。又何以能昇受之耶。邪魔知人之情。不堅信。望死後之報。卽善德必不能毅然保存。故雖似令人爲善。第令棄此信望。善德必并棄焉。夫死後無永報。天壤亦無主。若果有天地人物之主。身後必有善惡之永報矣。此則萬世聖賢共心語也。夫天地有主宰。爲萬物共主。全能至善。誰疑之。則死後有永年之應報。亦豈屬可疑之理哉。矧此信望。能策人怠慢。激人精進。又何故不誠心信望之。若曰。必待死

後既親見吾則信焉。則先失天堂之永福。墮地獄之永苦。而後始信。實有天堂地獄。豈不甚晚。信何益耶。夫天主所備善人之酬報。非言可罄。天主聖經云。今世瞬息微眇之勞。所致天堂之福樂。無量數。無期限矣。又云。日未見耳未聞。心未思。天主所備以酬愛之者。或問一賢者。天主何物。賢者約締思。一日對之。既又約二日。次求四日。如是每倍之。問故。答曰。此事愈思愈覺甚超人力。故難言也。天堂之事。亦若此矣。但知一節之大。可測一人之大。諦思目下世事。亦略可測天堂樂之萬一也。聖亞吾斯丁云。吾主爲我此賤軀。與以多且大恩賜。一至於此。如天地氣海。晦明寒暑。霜雪雨露。鳥獸魚鱉草木。至備矣。所備於天境。聖賢面爾之所。又何如。囹圄中若此多且厚。天庭當何如。涕谷若此大樂。諸樂之境。何如今所并賜。仇者友者。若此豐隆。身後所特賜友者。何如。不信爾言。不從爾道。賜享天地間諸福。若此。所豫備以報信爾言者。尊爾命者。從爾道者。豈不尤盛大無比乎。智者遇世之樂。不爲牽動。但用以推思天上福也。富賈齎錢入市。

或粥微賤物。目下輒償其值矣。若最貴物所齎錢不足。約到家償之。世人之善德。眇小。其直輕微。天主隨用世福酬之耳。誠心愛事天主之德。其直重大。總世福不足。酬之德。士亦視爲簡賤。不願得之。其直則天主約死後。全償于天堂焉。

或曰。向聞天堂地獄之說。竊謂此實至理。萬不可疑。又聞天主至言。極能策人於怠。勉人於善。弗敢不實信之。今世所由致疑者。爲其特聞天堂爲諸福樂所。地獄爲諸苦難所。未知其福樂苦難之態。云何。與世間福樂苦難。是同是異。世又特知能覺苦樂者。爲有五官故。未知身內神靈。既離本形。不能視聽。覲啖。覺知云何。復能受苦受樂。又未知是身死後。尙能與神靈同歸福樂苦難之境。抑既降于地。永久不能復作。若開釋此理。使人明悟其實。信天堂地獄之賞罰。因而行善。改過。棄異端。事天主。不甚易歟。

余曰。凡天主造物。各有所爲。爲者諸物所趨向。所急願。望得也。得之。卽其本性之全福。已獲矣。試如農夫耕田。何爲乎。必曰。爲欲令人飽也。則其終歲勤動。必趨

於蹙足而後已。蹙足斯耕之事畢矣。天主所以造人何爲乎。則使之今生據所賜理心。善事天主。而後歸於天境。得見天主本體。享其福樂。以是得其性之全福焉。

凡靈物所不慰樂者。有願不遂。有所欲得。弗能得也。既得則慰樂。得彌大。樂彌廣。迨既全得其性所欲得。含容之量。絲毫悉滿。冀望心。絲毫悉遂。斯爲全慰安全福樂矣。若所得福樂雖大。此外尚有美好福樂可得。可享卽覺所得。尚有虧缺。欲兼得之。未獲滿足。所得安樂。不謂純全矣。

夫人有神靈有形軀。兩相締結。成爲全體。惟神與形。體性既異。作用亦殊。所享福樂。各從其類。身以形用。不能覺知神物。其所福樂。皆形福樂。不必盡暢於神靈也。神者神用。其所福樂。亦神福樂。亦不必盡適於形矣。夫靈神者。一身之宗主。其作用則有明悟。愛欲。此二能者。實爲神靈之手足也。明悟者。審物理。辨事宜。別善惡之端。使人知所趨避。欣樂效動。以求實理。如水流行。常運不已。故稱神靈之足。運動之謂也。此爲

生人最要之能最先之用。故人性所願欲無急於明
悟實理矣。既已明悟願欲乃愜。所明彌廣所樂彌大
也。愛欲者愛惡冀望喜怒也。冀獲所欲獲則安靜慰
樂享受之。如山屹峙不復移易。故稱神靈之手。握固
之謂也。愛欲者本向于美好順便既獲之遂生慰樂
所獲彌大樂亦彌深。愛惡之用恒居明悟之後。明悟
者以爲美好順便愛欲者遂眷戀慕悅幾欲獲之。如
夫以爲穢惡鄙陋卽增疾厭惡趨欲避之。一能既滿二
願既足加之綿亘不已則靈神所裕得者既全得矣。
吉福豈不完滿乎。

夫萬物之實理與其美好咸有限際而二能之期願寬
廣明悟所能洞知實理愛欲所能享抱美好悉無窮
竟何由全得完滿不及該洞享受萬物以上無窮之
實理美好卽萬物之實理既該洞美好盡享受曷能
壓足慰滿其冀望容量之大哉。夫萬物不能慰滿者
獨萬物之主惟能慰滿焉。是以凡靈物之全福非見
享天主不全完矣。聖亞吾斯可謂天主曰。我主爾造
我心于爾非及歸爾不能安靖矣。聖經謂天主亦曰。

識爾及爾所使耶穌契利斯督。天主降生之名號此則常生矣。蓋天主之聖性雖純一。而萬理精妙萬物美好。既已該備無餘。其伸於萬物之上者。猶無窮焉。靈神既離下土。趨登天域。以神日照洞。吾天主無窮之性體。智能以愛欲之。是為享受吾天主無窮之美好。則其明實理。享美好之量悉盡。而凡其性所願明悟。所期美好者。既悉得該洞享受焉。人至于此。智福俱全。愁痛窮悲。種種禍災。種種邪情。悉得離逃。念慮願欲。悉若主旨。故其見享天主。無量時限。人定不易矣。其為福樂安靖。不至極全備乎。

靈神既飽飫於真福。其光輝吉樂之末。因達於肉身肉身之福。據其本性亦備足矣。此非口舌可詳。今姑以世所謂福者。略喻之。夫外身精神強固。百疾不侵。氣度舒和。體貌麗美。內之神心。靈明睿智。事物萬理。澄徹會通。視聽言動。不為物引。克積於德。大定於善。加以富厚尊貴。顯榮安樂。此則世所謂身中身外吉祥善事者。夫此種種諸福。在此塵世。則豈福也。居世之人。又僅獲其纖毫耳。在天則永居天堂者。正得其真。

與全矣。蓋肉身一入此境，無受損害，常生不死，百體強固，全備四肢相稱，無餘無虧，發大光明，七倍於日。周旋六合，不待俄頃，透山入石，了無留礙，非若今之肉身饑思食，渴思飲，寒思衣，勞思逸，必有待而然也。若其靈心親見天主，無窮能性，悉得洞曉，無得疑碍，大定於善，無復更易，寓於靜天，靜天之境，高峻盛麗，固非世主珍寶玩好，瓊宮瑤臺所可彷彿。其萬一與天神及萬世之聖靈相為伴侶，相為昆弟，相視相愛，如一身心共是共非，共愛共惡，大所願惟天主所願，分外之願，自不復容，自不復起。凡巨細願無或不遂，有所欲為，賴天主之全能，無不能為。此其富足安逸，尚矣。居天堂者，皆是天主鍾愛之子，天神契慕之，交尊與榮，又孰大焉。

曰：凡人形軀既死，入棺入墓，腐朽無知，安能又受若此之福耶？曰：血肉之軀，今雖速朽，歸復於土，亦有日復生，爾與本神靈俱升於天堂，受慶福也。此則天主親言，不必他論，還當實信。卽以理論之，亦有確然義據。蓋靈神肉身兩相締結，始成一人，凡二物相合，莫如

靈神肉身最爲親切也。當其結合。惟恐相離。道既相離。甚欲復結。以成全人矣。故靈神方孑然獨立。未合肉身之時。雖享天堂之榮福。然其性之自然。猶未悉得。慰滿焉。天主許令一日。諸聖人之神靈。與原身復結。滿其性願。受全性之榮福。不亦宜乎。凡謂善惡者。必曰人爲善惡。不僅曰靈神爲善惡也。故雖擇善蹈惡。原屬靈神自爲主持。方結合時。獨一靈神不能自作。必藉肉身為助。故凡種種善行。種種惡行。莫非靈神肉身所共造作。褒貶賞罰。宜與受之。故知肉身必有時復生。而與靈神合爲全人。然後或升明天。蒙爲善之福榮。或墮冥獄。受行惡之殃咎也。况靈神本自向善。惟締結於血肉之身。乃始誘後。而甘其穢欲。沈淪罪惡。故肉身者。微獨與靈神均惡。而更爲煽惑之媒。若使靈神受罰。肉身蒙宥。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必不出此矣。

所謂復生之肉身。非天主更爲造一肉身。乃與神靈原結合之肉身也。蓋人生時。靈與身共爲善惡。故天主約令復生之日。共受其報。是受善惡之報者。則其爲

善惡者也。本來肉身與靈神同爲善惡。今受報者必當以其原身。苟離于原身。更造一身。而加之以原身所爲善惡之報。此猶罰無罪。宥有罪。賞無功。棄有功。豈天主至公至平之義哉。是以目下形軀。雖或焚成灰燼。或朽成浮塵。化歸於土。天主自有全智全能。初能于無中。造成天地萬物。今亦能於無中。造成衆人之靈神。後于復生之際。取灰燼浮塵。變成人之原身。何謂不能乎。夫火能焚人。使爲灰。土能蝕人。使爲塵。豈造物者。不能以灰塵復變爲原身耶。

夫肉身復生。向後之事。悉天主自造之事。事由天主自造者。莫不致精。致備矣。于是今生所闕損。一切皆蒙補益。增減適中。氣力狀貌。全獲壯盛。端嚴美好。天主又以大能大德。潤飾之。其最大者有四。一曰無損。謂一切病患。水火刀鋸。損人之物。不能傷之。六欲七情。絕無所撓。是故不能復死。二曰明光。所發光明照耀。三曰不能僵。一曰神速。肉身復生。非若今時重濁之體。無翼而飛。不行而至。靈神所欲。無論上下遐邇。肉身隨至。不待瞬息。一曰神透。一切堅實之物。悉能透達。

無有滯礙。穿山入石。無之不可。聖經所記。大槩如此。其他天主所惠聖靈之能。德恩施。莫可數計。曰。世人功德。必有小大。主報福樂。宜有輕重。受福者若各飲滿斟。酌毫無缺欠。曷分等級耶。若曰。有分。則下者不足。不如上者之足。願望之情。奚能悉謝。曰。聖靈功德。巨細不同。主報因之。但其功德愈宏。容含愈大。聖靈受報。各稱其容。故品級雖殊。無傷爲悉。皆充滿也。譬之巨室。家有多子。皆以寶錦爲其鮮衣。短長寬窄。合稱其體。而裁製之。長子之衣。旣長且寬。其價必重。然其衣止合長子之身。若移于他子。豈堪著哉。亦必非他子所願望也。

若地獄與天堂正相反也。天堂安於靜天九重天之上。最爲清朗。地獄置於地中最下之處。最污暗也。其苦難之態。固非口舌可罄其萬一也。凡天主所自造之物。如天如地如海。皆甚大甚備。皆足顯無涯之智能也。地獄之苦。及甚盛義怒刑罰。亦用呈其無量之能。卽甚大甚備。可知知也。地獄之苦。多種。總歸於二。一謂覺苦。一謂失苦。覺苦者寒。火。饑渴。臭穢。暗冥。憂鬱。

與凡一切能致痛楚之刑。此類之苦。地獄甚備甚大。凡世間所謂苦者。以是苦視之。悉不爲苦。正如畫物與真物也。是以天主屢使人暫視地獄之苦。其人後遇世之大苦。甚樂忍之。不謂苦矣。

失苦者。則失天主及天堂諸慶福。永不復得之悲憂也。兩苦並大。失苦更深。譬之一人。今日盡勝服其敵。將立爲大國之王。不虞偶以微故事勢忽易。敵立爲王。已又被敵束縛。加之大苦重刑。斯人之覺苦雖重。但其忽失大福之憂懣更深矣。夫世苦雖大。或有他慰。

卽無他慰。尙有有限之慰。地獄之苦。旣猛且大。而又無限入者。知不能出。故悉無復脫之慰。而有永永不脫之苦。憂地獄中人與鬼使天主許之一蟻。每年食海水一口。待海水食盡。地獄之苦亦殫。此望雖甚遐。然亦有時而至。亦足輕減其苦。但此微望。悉絕。其苦憂豈不甚大無比哉。同苦者多。尚足微慰。獄苦獨否。同苦者相狠惡。視如寇仇。故彼之苦。悲皆增我憂。而我愈多苦也。此處之掌戮。則鬼魔也。其惡劇大甚。強有力。酷虐無比。其恨我人類最深。無絲髮慈愍。凡

所能加惟力是視其所加苦難。又孰尚乎。受世苦者。知或憐我。亦當微慰。地獄中受苦者。無論天主無涯之慈。及天神與諸天堂之聖人。悉不復哀愍之。卽諸聖靈視天主至義至當之永罰。甚爲樂矣。受苦者復計前在世時肯虚心求正道。事天主。守其微滅。忍其暫勞。則能免此大難。復仰天堂。視在世所識人。以微苦致天堂無量之慶福安慰。更增其懺忤。是其苦難。憂懣。至純無纖毫慰樂焉。是其哀悲。吁嗟。悲懣。天主心言。永永不聞焉。

曰地獄中受苦者其肉身亦復生否。曰衆聖靈之肉身復生時。地獄之人亦同復其原身。但聖靈之肉身復生。遂升天庭。偕與本神靈同享福樂。而聖靈之福樂。從是滿足。惡人不然。其身再作。更與原神靈同受永罰。其爲痛苦較前更甚。神靈受苦。旣不能堪。惟求亟滅而不可得。加以肉身之苦。實又更益之。安可謂生耶。生者動而自適之謂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謂之活水。掘地而注。更無改移。謂死水矣。聖靈旣在天域。凡所欲爲。無弗能爲。大小之欲。無不必遂。如是無量。

不計歲月謂之常生。若夫不仁之人，既入地獄，束縛於萬苦之中，曾無轉動，自負痛楚，懇求滅息，又不可得。願欲雖微，無一能遂，永永如是。雖有形質，不能滅亡。實爲常死，曷爲常生耶？

論勤德

夫人心如地，久不耕耘，必生荆棘。經云：我經忘人之地，荆棘充滿之。是以克己之業，須臾不可置，稍置之則邪念及穢欲羣芽叢生焉。夫心之邪情，方在世之時，誰能言已盡克之。悉拔之耶？爾勿自欺，絕者復芽，退

者復返，滅者復熾，曲者復伸，淨者復污，寐者復醒，一拔而已，豈足乎？必須恒拔矣。惡樹雖以美枝接之，第其根幹尙存原性，豈能不如其原性發芽乎？故修士之業，惟逆其性，拔絕其芽，正其念慮，清其願欲，守其五官，此非甚易於善者，豈能就哉？

夫世所謂慶福，無論富貴安樂，才智道德，必須人自求索，乃始得之，無有自能求索人者也。故必由勤勞致之。怠者憎勞，避勤已失，所爲得慶福之因，何由得諸慶福邪？譬之一城，特有二門，彼爲諸福所入，此爲諸

禍所入。汝怕閉彼關。此不令滿城皆禍。災狀若地獄。爲可畏。可避之處乎。怠者奸暇。是闢諸邪念。回行所由入之門也。憎勤惡勞。是闢諸慶福所由入之門。故諸災禍悉隨之。諸慶福悉避之。

經云。爾見人勗於事業者。必當王而立。不小人伍也。千歲之前。大西諸國。未盡入天主聖教。有國主奉事神佛。而臣民多敬信天主者。有一王新卽位。令曰。諸臣。偕我事神佛者。官位如故。否。悉逐去。我特貫爾命。足矣。諸臣中。有不背天主者。皆棄位去。有戀官位者。內

信天主。外若王命。向神佛拜禮之王。遽命去者。悉還官之。其外順王命者。盡逐之。曰。爾曹不忠于天地大主。而忠我乎。今向微利。棄天主。遇利豈不棄小主乎。天主視一崑勉於善之人。亦千倍重於善人。而不崑勉者。經云。一罪人實悔痛其罪。轉化爲善。天上之樂。大於九十九善人。而無須痛悔者。何故乎。彼罪人自承爲罪人。故切於痛悔。急於悔改。勤敏善行。用贖前愆。故天主最重之善者。或自謂善。未或大犯。不急於精進。雖善。主視之。猶輕焉。譬有一卒。先怯敵。棄甲曳兵。

而走。忽返而力戰勝敵。又一卒焉。不怖走。亦未嘗力
戰。爾孰賞乎。有地於此。荆棘叢茂。荆棘既拔。復種五
穀。生產亦豐。又有地焉。不生荆棘。而甚磽瘠。生穀亦
薄。爾孰貴乎。是以一時勤敏。勝多年之善。千百善人。
不務精進。并力祈禱。未感主心。勤敏於善人。但一祈
禱。卽能感動。聽受。開可焉。辟爾有百僕。其九十九者。
慮主怒。畏主刑。弗敢犯大罪。但小過微疵。不務避之。
大命不敢不行。但小命輕忽之。一者媚茲其主。雖小
過。弗敢故犯之。雖微命。弗敢不尊之。自此之外。又伺
主心所喜。雖大勞。悉務行之。使主智者。視此一僕。不
重於九十九僕乎。此一僕者。有所祈請。其感動智主
之心。不亦深且速於他僕乎。

善人而不勤敏于善。奚超不能得所求。天主最深厭之。
經中天主云。願爾或熱或寒。但溫不寒。熱始唾爾。熱
謂勤敏於德。寒謂流溺於罪也。溫者不爲惡。又不勤
於善行。取譬於水。或寒或熱。皆可食。溫水不寒不熱。
難食。冷唾耳。但溫者有一。從熱向寒。從寒向熱。皆經
于溫。一過之後。非向熱。必向寒。不久溫也。人不日進

于所當爲之善。卽所已爲之善。必且日消矣。若曰。吾
莫止於此。善不進。亦不退。無是理也。一失于進。遂始
退矣。夫天主豈願人惡。不願人善乎。善人而忘于精
進。必近於惡。從善墮惡。其復起於善。難於未嘗爲善
者也。故天主甚厭之。若罪人自識其惡。知其險危。畏
恐大罰。今日雖惡。尚冀悔改。黽勉善行。急於精進。故
天主不之棄焉。經曰。怠使於使之者。如酸於齒。烟於
目也。亡不艱然。厭怨之矧爾。縱不爲他惡。特怠於善。
自足爲惡也。爾有一僕。不竊不詈。不浮不誑。諸罪不
犯。第終日遊間。諸務悉廢。爾謂善僕乎。爾不責怒之
乎。責以何罪。豈止營業已乎。故他罪不犯。獨怠於善。
必能令天主憐怒。大降不祥也。故僅不爲惡。不足稱
善。先絕諸惡。復勉爲善。乃足稱善焉。

天主者。造我正主也。其智能仁慈。美好尊大。皆無限
際。是以我儕所宜敬愛奉事之者。亦無限際也。我力
既不克爲所宜爲。第竭力守其戒命。不怠於所能爲
之微善。不亦可乎。矧我儕所得性。及樂性之美好。與
身內身外之福。悉皆天主惠賜。殫心力奉事。猶不能

謝其萬一。况怠於所能爲之微善哉。我儕罪過日多。且重。我功勳未足盡贖之。天主所設報罪惡之殃。亦極重大。策怠勗善。以感動天主。赦罪宥殃。設可泄泄哉。天主所備爲善之天報。亦宏大無境。我功德不足當之。今怠於積功修德。又安能承受之。天路遐邈。其中寇敵甚多。須克之。邪感甚繁。須遏之。戒命須守之。窘難須忍之。人命迺短。今日盡爲我有耶。否耶。不可知半途息肩而卧。罪惡之赦。與天堂之安。何由施及。歟。升高山者。不得不疲。何况升天堂。天堂者。天主所備以報功德。以報苦難之。忍受怠於功德。不忍受苦難。則不得其報。經云。天國受攻。惟強者能劫之。怠者柔如脂膏。以微苦之火。輒傾融。化消之。又安望悉力戰勝哉。

人勗于善。勤事天主。應報之望。輒生于心。無論身苦樂。其心恒保樂焉。是則身後永報之味。今世已始嘗之。勤人之望。豈不貴于世人之得哉。是用不怖死。且願望之死。期迄無憾。且樂受之。知爲歸鄉。入所恒望。永慶之門耳。怠者異。是無功德。無天報。可望之樂也。有

口以是訖。故怕怖永歿。無刻可安。今世已始嘗死後永歿之苦矣。或曰。凡獸如馬牛。牽之則從。豕獨否。且大作悲聲。何故。曰。馬謂將我乘。牛謂將我耕。羊謂將剪我毳。皆有所用之故。不疑受害耳。獨豕終日饜而遊。閑不可乘。不可耕。無毳可衣。而牽之不謂將我殺歟。故甚悲拘。怒欲脫矣。勤敏于善者。世福不望得之。故亦不畏失之心。抱功德。懷身後永報之望。故險中甚安也。怠者。終日徇欲。無功德可恃。有罪惡可怖。故樂中不樂。安中疑害。微疾畏死。正不祥入耳。

爾勤於德。遇勞勿止。天主令爾鬪。祚爾勝。輔爾弱。報爾勤。邪情攻爾。勿以目下德行之憂。勞。比狗邪情之樂。惟以今行善之憂。比狗情罪後之憂。以今狗情之樂。比身後天堂之樂。乃知德樂大。且永。狗情欲之樂小。且短矣。爾鬪勝。勿自安而釋兵。紐勝。屢生怠。致負。既得一勝。必敵于礪。刃以復鬪。大海必多浪。此世必多邪感矣。鬪而被傷。勿失心。勿曳兵而走。須如勇士。被比之辱。與傷之痛。益力而復鬪。若以傷增勇。必逐逐。爾者。必勝。勝爾者。復鬪。復傷。亦勿失心。善戰者不在

不受傷。正在不屈於敵。多受傷。不爲負受傷。失心而屈服于敵。斯爲負焉。誘感至。勿徒不狗而止。因而益德可也。邪慾饗誘。爾爾因稍減食飲。正慾吝貪。攻爾爾增捨施。若此者。以邪感益德。邪感自止。

凡德行自有我情欲所致之難。勤心修之。諸難自消。經云。爾營業務。勤速。諸病不逢。爾是以修善如推車。不脂其牽。縱地夷。車輕。窮力不進。脂之。雖重載。易前矣。難行之德。勤心易之。易行之事。怠心難之。

夫修士必遇艱阻。寇敵。故勤者欲護諸德。須內備勇德。以勝之。勇德何也。不妄就險。不畏迓險。以平心愉色。忍大辱。嫚輕忽身命。及諸世之吉福。而重事天主之德。及身後永年之事。不畏世禍。而特以譽說過失。爲可畏者。斯正勇德也。外勇力。人尚不及。獸豈足爲德。惟敵情欲。忍艱難。是則內勇足爲德也。君子知無勇。功德難以保護。故恒備防怖之慮。消世患。畏之義也。色擲加勸。一徒進德。當置世變之虛怖。曰。我曹不知自備於邇者。惟妄慮於遠者。未然之慮。天主賜人類之大恩也。人自轉用爲大害焉。險速前禽獸。知避避而

有益時。乃避之。我曹已過者。未來者。併累焉。過慮之極。屢以福致害焉。已過之苦。心憶不忘。未來之苦。豫慮先致。緣目前而爲無福者。鮮矣。怖我者多。損我者寡。疑心苦大。實事苦小。實者有度。惟虛者無度。其擾滋多。凡我仇中最狠者。誰緣我小心懼心。致渠益力增膽矣。事有憂之過當者。有不當憂而憂者。有非其時而先憂者。須明揣所畏將至之兆。實否。無憑致畏。不明辨。不勇排。空顛何爲乎。爾所畏終不見至者。不甚多歟。縱必至矣。待既至而後避之。亦不遲矣。且未必果爲災也。安知不致我福。使我此暫苦。貽多年之樂乎。我曹須臾之後。不得不死。須臾之前。爲道德死。則因所不能免之患。致丕功宏報。不大幸乎。

七克卷之七終

